

君門

群書集事洲海

四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



君門

待士

能待遇賢士者

漢高祖延坐酈生 前漢

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後秦主姚興宗儒士晉書

姚興字子略晉孝武時僭即帝號興在位留心政事苞容廣納

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羨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著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蜀主王建禮下五代史

蜀主王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韋莊見素之孫格濟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珣等百

餘人並見信用

求諫

求臣下之諫諍者

唐高祖與羣臣論事 唐書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及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曰吾兒幼未有就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息驕今若詔天

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
唐太宗令公卿書魏徵表於笏事文類聚

唐太子太師魏玄成薨太宗謂侍臣曰玄成已沒朕遣人至宅
就其書函得表一紙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
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所宜詳慎若愛而知惡憎而
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
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

金世宗謂宰臣不以正對金史

世宗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
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替襄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
時敷奏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而已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
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

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

金世宗求宰臣

金世宗諭宰臣曰朕之言行皆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肯言
者使其言累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又嘗謂宰執曰朕自即
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者然亦無不言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
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間則謂之嘉會事有利皆可竭誠
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少欲觀之矣又謂宰臣曰朕觀唐史
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之大事其得諫臣之體近時言諫惟指
摘一二細碎事姑以言音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
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無以對

宋太宗諭宋琪無得顧避宋史

宋太宗冬郊祀禮畢加宋琪為門下侍郎即昭文館大學士一日

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
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出入揖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
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去公顧顧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
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心恐取不傾竭以副聖意

宋仁宗詔白官臣對家文

仁宗詔翰林學士司使知明封府封府中丞曰朕好問夫左
右朋邪中外險詐即即暴虐今有不便於民者朕欲聞之其
悉以陳壬戌以霖而擊擊因以以謂謂政得失兵革興廢邊防
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非非大謬人害盜盜亂俗
及防微杜漸之策及及知制誥御御史等論之便便若若一篇

神宗召蘇軾

天

神宗召知制誥蘇軾問方今得得天安天安在雖朕過失指指陳可

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世之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
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
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宋高宗喻臣無枉形迹宋史

宋高宗時龔茂良字實之陰任任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
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
自今諸事毋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
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
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于外

宋寧宗因災詔外陳朝廷過失宋史

寧宗慶元六年五月丙辰以
有司上慶元寬恤詔令役法場
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兩州縣
兩省卿監即官館職疏陳闕失
中外陳朝廷過失及時政利害

元英宗喻拜住曰

忘規諫元史

英宗嘗從容謂丞相拜住曰朕
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
舜為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已
賢悅人從已好近小人國滅
由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
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

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
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
人萬世稱聖桀紂為君拒諫自
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為無道之
取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
也帝嘉納之

納諫

聽納諫臣之言者

晉平公罷臺

說苑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
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
竭也夫牧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
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衛靈公罷臺以新序

衛靈公以天寒饑也宛丘曰諫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喫隅有寵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民誠寒矣天寒而起役
恐傷民乎公曰善令罷役

楚莊王罷師

說苑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
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
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
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
客罷陽夏之師

楚莊聽申叔立陳太子史記

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
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
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
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
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
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

是爲成公

楚莊王納蘇從之諫說苑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
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
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
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綢衽右朝服曰吾鍾
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
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楚莊王納伍舉之諫景越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
右手抱越女身坐鍾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

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
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
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
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伏諸侯

楚靈王不游章華之臺吳越

楚靈王立建章華之臺而舉與登焉王曰臺義伍舉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羨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
以上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
羨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
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
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歟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
豈前王之所成人君之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

工去飾不遊於臺

始皇聽茅焦言迎太后說苑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即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
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闚瞋目
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寧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闚者
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
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
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是疾禁其眷肉幹四
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謁曰
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
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
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

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
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
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
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
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
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
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
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
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
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
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遣母貧傷宮有不孝之行從蒞藜於諫
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

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
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令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
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蒞陽宮歸
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抗令直使
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漢高祖聽諫赦蕭何前漢

高祖以蕭何爲相國何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橐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
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
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
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

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施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爾

漢光武納伏湛之奏後漢

光武即位知伏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微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侯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卿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間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懼百姓怨懼誠臣

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
有司使極遇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
竟不親征

漢光武貴祭遵 後漢

光武過潁陽見祭遵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
令舍中兒犯法遵祿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當欲
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為刺姦
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漢桓帝納諫出官人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為尚書時封賞顯赫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君者容懷是為容懷臣蒙恩
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參分四七垂

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功臣不侯而間追錄周勃
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
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爵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繪象笑之陰陽謬序豫用不成民用
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以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
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木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
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十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
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實且聚而
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旦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
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
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若具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
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

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以出宮女五百餘人

魏文帝納王朗諫獵 事文類聚

魏文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王朗時為司空上疏諫帝報曰
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
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
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吳孫權聽張紘止戰 吳書

吳主孫權時張紘字子綱為長史孫權征合肥城久不拔紘曰
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恐奔
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交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會
救騎至權率騎將注突敵紘諫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今麾下恃
威壯氣忽絕暴虜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塞旗威加敵場此乃偏

將之任耳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其言而止

晉武容直 晉書

晉武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
請罪之帝曰讜言塞言謂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
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晉元帝絕酒 晉書

晉元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
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前秦苻堅聽諫去珠簾 晉書

秦主苻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
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
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

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米掾之不琢鄙瓊
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
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
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
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

後秦姚萇知過 晉書

後秦主姚萇性簡率群下聞諫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
言於萇曰陛下弘遠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雉包羅僞異棄嫌
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
有片馬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後秦姚興覽疏赦王尚 晉書

後秦姚興時南涼主禿髮傉檀獻馬三千疋羊三萬頭與高

忠已乃署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
英請留尚興弗許引主簿胡威見之威流涕諫興乃遣西平人
車普馳上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
之傉檀懼脇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置呂氏宮人擅
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
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奉無垂拱之安運
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叡將終烏鴉以
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春純風
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
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
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水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
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

朝筭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思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裴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溥未等爲南臺所禁天鑿玄鏡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蔡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未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孰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沉僞政絕進趨之途及主化旣沾投竿之

心真發遂策名委質位添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爾披款惟陛下之與覽之大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前趙劉曜悅諫停役 晉書

前趙主劉曜大興元年即帝位命起鄧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迨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鄧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摸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鄧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七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

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鑄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魍石槨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儻僕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矍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閻恥當今極矣而可不敬從明諫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

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

成主李雄從諫晉書

成太宗李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賞金邪雄迎辭謝之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酌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褻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宋武帝以謝晦陳去寵南史

宋武帝劉裕初平閩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
魏文成聽高允止使北史

魏文成帝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高允諫
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
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堂
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所材軍士及諸
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
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

隋文帝納諫赦大僕監官唐書

屈突通仕隋為虎賁郎將隋文帝命覆讎西牧簿得隱馬二萬
匹帝怒收大僕監官吏千五百人將賜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
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人

帝叱之通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無死帝悟曰朕不明乃至是
朕赦之以旌善言

唐太宗善劉洎之言唐書

唐太宗時劉洎遷侍中太宗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
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
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
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

唐太宗以遂良言罷封禪唐書

太宗貞觀中以褚遂良為起居郎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
微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
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
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

唐太宗不受貢金 唐書

唐太宗時褚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魚目納郤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

唐太宗悅諫 唐書

唐太宗時劉洎字思道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寺即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進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存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龜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立子友仁愛擬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勵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母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一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聞

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佞也問者太子一人侍俞旬不出師傅寮案具負而已非所謂無以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嫖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但付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眼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

唐太宗從諫不討馮盎 唐書

唐高祖武德五年馮盎始以地降帝析為高羅春曰崖詹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或為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蒼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

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兵之餘疲瘠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蓋不及未定時略州縣遙遠夷人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蓋懼必自來帝乃遣故騎常侍韋叔諧喻益蓋遣智戴入侍帝曰微一言賢於十萬衆時募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益可擊狀帝不許罷之

唐太宗以魏徵諫疏列為屏障唐書

太宗時魏徵為侍中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時有上封事者衆或不切於事帝厭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意乎陛下思聞得失當忘其所陳言而是為國之益言而非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又極言政治有十不克終之漸是以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休明之期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

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面顏與公相見哉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唐高宗褒羨處俊唐書

唐高宗以郝處俊為中書侍郎上元初高宗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明造黨使相誇彼佻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識謂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

唐高宗納蕭鈞諫刑唐書

唐高宗永徽中蕭鈞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

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蕭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

唐武后從諫罷役唐書

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狄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

唐代宗興造悉停唐書

唐代宗廣德初術士李國楨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為堂皇給下戶掃除又即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二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為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因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渡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彞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劾國楨等動眾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塗楛

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子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
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

唐德宗降黜盧杞 唐書

唐德宗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
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盧杞為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
踵及其陰害矯譎難國亡主辱猶整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
之不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
望諫臣趙需張薦等眾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
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
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別
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
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

唐德宗悟鄭絪言罷麻 唐書

德宗以鄭絪為中書舍人上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
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並左右神策以監軍
為中尉實文場特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作制奏言
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
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為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
時中人止內侍以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
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魯我為之文
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絪曰宰
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

唐憲宗悅崎諫 唐書

唐憲宗時李遜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崎日聽政對群臣遜奏

陞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唐憲宗悅從之

唐憲宗聽居易言唐書

唐憲宗以白居易為左拾遺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弟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唐以玄宗以裴度諫視為唐書

唐敬宗縱弛日昃坐朝裴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

人知勤政河朔諸臣皆畏最近開巡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關夫願養之消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無疆道家法夏蚤起取雞鳴時秋久身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巡問諫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唐文宗嘉魏謩直言唐書

唐文宗時魏謩字由之徵五世孫為右拾遺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事誅死二女没入宮墓上言陛下不悅聲色于今十年近來稍意聲妓今又取孝本文內之後宮宗姓不育恐傷治道之本帝即出老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直言無諱每覽國史朕甚嘉之謩屢有獻納辭旨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昔太宗得徵參理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取仰希貞觀

庶幾處無過之地

唐文宗擢公權為諫議 事文類聚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唐主聽崇寢令 五代史

南唐主李景宗令中外庶敢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肖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請閣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眾賢之謀故迨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

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為之

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蜀主孟昶悟諫 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好打球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

金世宗止獵 金史

金世宗丙子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諫曰邊事未寧不宜游幸戊寅還宮因諭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

金世宗悟琚止立后 金史

石琚字子美金世宗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

事數十顯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瑒瑒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瑒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金章宗詔答汝霖全史

章宗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張汝霖諫之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為當矣

宋太祖征太原班師宋史

太祖親征太原夜半傳呼壁外繼元降太祖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璠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謀者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

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曩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又駐師徒且太原得之未必為多失之未足為辱今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河津溢道路阻艱輦運稽留恐勞宸慮太祖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繫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遂班師

宋太宗用策不誅李繼遷母宋史

太宗時李繼遷播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上建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

若軍國大計端備佐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宋真宗善王旦言

宋史
真宗時王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帝召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巨

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願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

宋仁宗遣女

宋史

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子王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

宋仁宗不逐直臣

宋史

仁宗時唐介字子方舉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胡宿言事有不
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

宋英宗覽奏立諫官 宋史

英宗治平二年呂誨字獻可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
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
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
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
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即必知諫院

宋神宗聽罷廟錢 宋史

神宗以劉摯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
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
貫摯等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

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關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
德所棄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
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
承冒小人規利冗繁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
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從之

宋哲宗納蘇轍切言 宋史

哲宗以蘇子由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廢政至是五年矣
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
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
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
臣言為非若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
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

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之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人共事謂之調亭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

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者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公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亭之說遂已

宋徽宗聽

言逐鵬

宋史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公望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徽宗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鷗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鷗鷗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宋高宗

納諫

宋史

高宗時李彥穎字秀淑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

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拭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嘉納焉

宋高宗林八翠羽 宋史

高宗時王十朋諫曰陛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

元世祖納言元史

元世祖敕犯盜者皆棄市符寶郎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賊有多寡似難悉寘于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

元世祖不伐日本 元史

世祖以趙良弼為秘書監 平使日本回朝入見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世祖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 日本歲餘觀其民俗很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種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 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使帝從之

元仁宗 朵兒只直言元史

仁宗以楊朵兒只為侍御史知 史納璘言事忤帝怒巨測朵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 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仁宗曰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必 以是困納璘朵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 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 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 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元英宗止燈 元史

元英宗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叅議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悅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直言

元英宗納拜住之奏元史

元英宗時拜住進右丞相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納言

能納人臣之善言者

武丁納祖己言修政事 史記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嗚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柰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武王與太公論賢 說苑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貴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魯僖公不焚巫尪左傳

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晉文公用子犯之言而霸左傳

魯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宋襄公從公孫固言贈重耳國語

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廷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七

晉文公納襄王國語

晉文公元年冬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麋十之狄以啓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温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城周遂定之于郊王饗醴命公胙侑

晉文公納善言以霸新序

晉文公困於魏遇老夫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其所以亡公乃輟田而歸告趙衰衰曰其人安在公曰吾

不與之來也衰曰古之君聽其言而用其人今則聽其言而棄其身衰哉晉國之憂也公乃召而賞之於是樂納善言而卒以霸

晉文公納咎犯之言說苑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之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

晉平公善叔向言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人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言者

楚平王納子勝言遷許 左傳

魯昭公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也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得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敝也上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停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州

實白羽

楚惠王改相子國 左傳

魯哀公十七年楚惠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筮言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求他日改卜子國使為令尹

魏武侯謝吳起 新序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違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事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有事而當群臣莫能違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臣莫之若者亡今不穀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違吾國其樂死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梁君獵得善言 新序

梁君獵見白鴈群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遂怒欲射行者公孫襲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怒曰不與其望顧與他人何也襲曰昔齊景公大旱卜曰當以人祠乃雨是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寧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鴈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曰幸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齊桓聽管仲輟攻魯 說苑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我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齊景公納晏子之言 事文類聚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衣發粟以與飢貧者

齊襄王聽諫勞田單 戰國策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後齊墟齊襄王為太子徵齊已被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

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馳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舉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齊威王賞諫 戰國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也
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妻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
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二百二十城宮婦左
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
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士能面刺寡人之
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諛於市朝聞寡人之
過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
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
謂戰勝於朝廷

齊王益封田單 戰國策

齊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
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
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
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
而噬之也若乃得夫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
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
人而佐齊今國已危而杜緩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
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
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
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
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

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顧
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
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
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
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
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
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
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
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
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
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
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

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秦王釋范雎 戰國策

杜摯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而不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漢高祖納婁敬言都關中 前漢

高祖時婁敬成隴西過雒陽見帝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天下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居豳大王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也殷周相成王通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耶這里鈞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九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得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海內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廿世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留侯亦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封劉敬爲奉春君

漢高祖以張良言銷印 前漢

楚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說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我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以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王死命乎且夫天下游士違左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

但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唯毋疆六國德撓而從之陛下馬得而臣之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漢高祖賞田肯 前漢

高祖六年會諸侯于陳禽韓信田肯賀上曰其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漢光武納蔡茂之言 後漢

光武時蔡茂遷廣漢太守會洛陽令董宣舉糾胡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以再隆六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漢光武納封建之言 後漢

光武建武十五年三月詔羣臣議立皇子大司空竇融固

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

漢章帝聽孔僖自訟 後漢

章帝時孔僖字仲和與崔篆孫駟復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駟曰然昔

孝武皇帝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徇邪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評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悔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即死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闕陛下心自今以後終莫復言者矣臣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謹詣闕待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漢章帝納尊廟之議

後漢

章帝永平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宿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心率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心必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心助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賞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仁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心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歲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心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心守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世之舞如孝文皇

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漢順帝納劉光之奏 後漢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也坐廢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王以不得立悲號不食及北鄉侯薨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立王即皇帝位登雲臺召百官出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由奉宗廟而姦臣交構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祖土大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共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為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列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與章多缺請條安示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

吳孫權聽都秣陵 吳書

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夫地有其氣天之所命立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前秦苻堅納權翼之言 晉書

秦主苻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負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

前梁主納隗瑾之言 晉書

梁主張軌立其子寔世子及軌父卒州人推定攝父位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南涼主納勿論之言 晉書

南涼主利鹿孤稱河西王其將鑰勿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

朔被髮左衽遷徙不常今誠順天心勸課農桑以供國用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之敵強則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僭擅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臨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為叛臣以見明主僭擅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

南涼主聽宗敬薦賢 晉書

南涼主僭擅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為之若何宗敬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憲文齊揚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

足定乎僂檀大悅賜金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

南凉主聃心孟禕諫言晉書

南凉主僂檀讌羣僚下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為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湛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于鄯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街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聞諫之言也

南燕主聃心韓範直言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貶朝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

南燕主慕容德南徙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兄子暉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

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

南燕主超從張華之言晉書

南燕主慕容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技若不可使送兵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因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技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擗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與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

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五心矣

宋武帝賞藏凝之言南史

宋武帝時藏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宋武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

宋文帝納謝述之言南史

宋文帝元嘉間謝述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

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
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

竟陵王罷禁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
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
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
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

魏太武除田禁北史

魏太武以高允為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
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
言甚極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
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

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
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
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
田禁悉以授百姓

魏孝文歎李彪正辭北史

魏孝文帝以李彪為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
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
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
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
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

魏宣武納元暉之論北史

魏宣武時元暉字景襲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

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

齊昭帝聞言謝過北史

齊昭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迴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州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吳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言由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尔對曰陛下

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頃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令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

隋文帝聽言改火北史

隋文帝時為王劭字君懋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云變火以救時

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伏願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
用功甚少救益方大上從之

唐太宗以遂良言召玄齡唐書

太宗時房玄齡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大臣不可以
一省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
久之會帝幸芙蓉園玄齡勅子弟洒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
頃帝果至帝嘗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
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
太子詹事

唐太宗召停鄭女唐書

唐太宗遷魏徵為尚書右丞時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
為元華典冊具或言其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

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納
昏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哉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

唐玄宗置裴耀卿書於座右事文類聚

唐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公宗而懷
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息也濟州刺史裴耀
卿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
其愛人也

金世宗舉行條制金史

世宗明昌三年左丞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毅上書所言
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面臣問所以救之之道竟不能言上曰方
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
毅言及隨處有司不能盡行條制為人傭雇尚須出力况食國

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

金世宗罷修宮室金史

世宗臨政時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趙興祥傳詔罷之

金世宗聽宗叙之言金史

金世宗大定五年宗叙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叙言河道填於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為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參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

念百姓差調官吏為姦十斂星火所費倍蓰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此等類百孔一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

金世宗納子之言金史

金顯宗為皇太子時有使者自山東還顯宗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錢難最苦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苦之顯宗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為謂戶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也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金世宗嘉納詔有司議行之

金章宗納愈之言金史

金章宗時李愈為刑部尚書泰和二年春帝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成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隍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隘隘雨潦適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

優游閑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完顏襄樞密副使閣母等不足恃也况皇朝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

宋真宗還地以骨宋史

宋真宗天禧初賈昌朝除國子監說書景祐中加直集賢院適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

宋真宗悉有註誤宋史

宋真宗以馬亮為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反及賊平生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示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捕送賊註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

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以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宋仁宗聽故宗齊釋獄宋史

宋仁宗時蔡齊字子思五刑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

宋仁宗納諫糾絳之言宋史

宋仁宗時韓絳字子華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州非所處也留知諫院以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坊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絳以告帝帝曰

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貫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出

宋神宗聽二觀不戮鬼章宋史

宋神宗時王觀字明叟與進士為編修三司令累遷右正言進司諫時夏主新立有輕心觀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優者不在今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觀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上嘉納之

宋高宗深然必大之言宋史

高宗時周必大字子充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

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觀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高宗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

元太宗納楚材之奏不屠汴城元史

元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

巧之功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元太宗納速哥言有死罪六人元史

元太宗時速哥蒙古烈氏為山西大達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其刑當入奏復見太宗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盡誅之恐非所以懷遠人也願以賜臣臣得困辱之使自悔悟遷善為他日用殺之無益也太宗意解召六人謂之曰生汝者速哥也其竭力事之至雲中皆釋之

元世祖命文謙釋獄元史

元世祖時拜張文謙為中書左丞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為所誑誘誅其

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

元世祖聽言不伐交趾元史

世祖時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曰罽龍衣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其德遣其偽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喜曰爾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也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

元世祖從雄飛言立御史臺元史

元世祖時張雄飛為平陽路轉運司事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瀝

輦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

元世祖遣高麗質子歸國元史

世祖中統元年庶希憲為陝西宣府使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俱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俱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俱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是其言改館俱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以

元世祖命呂文煥招降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八月癸丑行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彼知我寬仁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從之

元世祖聽言釋罪元史

許宸一名忽魯火孫世祖時為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紳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

元裕宗以金尊旌董文忠直元史

元裕宗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董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慘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紉以懲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

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私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為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却其物不受

元成宗嘉臺臣之議元史

成宗大德六年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風水之災民間之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盡理官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人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

濟飢民帝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元成宗聽言不以修佛釋囚元史

元成宗時中書曰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寃於福何有成宗嘉納之

元武宗遵舊制元史

武宗時鐵木兀不花慙刺合兒等言舊制樞密院詮調軍官公議以開比者近侍自擇名分從內降旨恐壞世祖定制且誤國事在成宗時嘗有旨輒奏樞密事者許本院再陳臣等以為自今用人宜一遵世祖成憲武宗曰其遵前制餘人勿輒有請御史大夫月兒魯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他司悉從中書銓擇近

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武宗嘉納之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不得自選官具有成憲今監察御史廉訪司官非本臺公選而從諸臣所請自內降旨非祖宗成法武宗曰凡若此者卿等其勿行

元武宗聽臺省言振舉紀綱元史

武宗時中書省臣言今銓選錢糧之法盡壞虛糜空虛中却建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邇者用度愈厲每賜一人輒至萬定惟陛下矜察又言銓選錢糧諸司之毋干預武宗曰已降制書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及傳旨至中書省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

元武宗追收回回虎符元史

武宗時中書省臣言回回商人持佛書佩虎符乘驛馬求珍異既而以豹上獻復邀回賜似此甚衆臣等議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畀諸商人誠非所宜乞一槩追之武宗制可

元武宗遵舊元史

武宗時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章有礙遵舊制為宜並從之

元武宗聽公議入奏元史

元武宗時右丞相塔剌海左丞相塔思不花言中書省庶務同僚一二近侍往往不俟公議即以上聞非便今後事

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武宗曰卿等言是自今庶政非公議者勿奏

元仁宗用張珪之言元史

仁宗以楊朶兒只為宣徽副使有言近臣受賄者仁宗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亦見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朶兒只為侍御史

元仁宗聽言擇用師保元史

仁宗延祐六年監察御史李魯淵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宗重者為師保實贊導以廣緝熙之學制曰可

元仁宗聽言別求請官元史

元仁宗時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發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仁宗制可

元泰定帝止造佛寺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言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宗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元仁宗納臺臣之諫元史

仁宗延祐四年五月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

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勲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元泰定帝納省臣言罪人不孥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泰定帝制可

元文宗嘉納士弘之言元史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鎖南八于欽張士弘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可稱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帝賞

盜濫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宗嘉納之

元文宗嘉獎蓋苗元史

元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監察御史蓋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擬苗僉准東廉訪同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謹言也

元順帝郊祀惠民元史

元順帝時鐵木兒塔識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祀竣事必

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

元順帝納普魯台言示廉讓元史

順帝詔封馬札兒台為忠王及加答刺罕之號馬札兒台辭
監察御史普魯台言右丞相馬札兒台辭答刺罕及王爵名
號宜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鎮南王用言平賊元史

鎮南王帖木兒不花世祖孫也順帝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
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鎮
撫淮甸豈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
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
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
廬州境內皆平

治道

為治國之道理

晉悼公謀息民左傳

晉悼公歸國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
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
以弊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駕而楚不能與爭

楚子使然丹撫民左傳

楚子使然丹簡國之兵於宗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
疾介持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錄勲
令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李雄薄賦晉書

蜀主李雄字仲儁晉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性寬厚簡刑約法
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
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
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
賦乃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女兩事少役
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

金世宗隆平金史

金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
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
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盼盼國內騷然老無留養
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禍

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
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
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佗龍郡縣之獻孳孳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
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
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効驗
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
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金章宗旌孝金史

金章宗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
復其身上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
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魯亦及事上曰
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覲

作偽者然偽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

元世祖條格 元史

元世祖詔新立條格首併州縣定官吏負數分命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三處行中書條格定立諸王使臣驛傳稅賦差發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與非按下人為幹脫禁口傳教旨及追呼省臣官屬

元世祖化及蠻夷 元史

世祖皇帝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能以夏變夷立經

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元仁宗治遵成憲 元史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脩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訪求治道

訪問賢人治國道理

禹垂鞞聽規 事文類聚

禹以五音聽政縣鍾鼓磬鐸置鞞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喻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告寡人者搖鞀

唐太宗諮訪政教萬年龜鏡

帝太宗貞觀初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諮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唐太宗召名儒商略政事萬年龜鏡

唐太宗銳意經籍自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天下名儒杜如晦等

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於內學士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討論壻典商略政事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至夜分乃罷

宋孝宗欲詢政事闕失宋史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謂刑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汪大猷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元世祖召王鶚進講元史

金義宗正大元年王鶚中進士第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為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階將被殺萬戶

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冬元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

元世祖問竇默治道元史

世祖在潛邸遣召竇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

元世祖問道元史

元世祖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經下帝在潛邸思太有為於天下延蕃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

元裕宗訪問宰臣為治元史

元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世祖嫡子也少從姚樞竇默受孝經及終卷世祖大悅設令長饗樞等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丞相史天倪入啓事王曰我幼未嘗習祖宗典則閑於政體一旦當大任惟汝耆德賴焉復諭贊善王恂曰省臣所啓等國事也爾宜入與聞之四年燕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勅每月必再至中書於是王將入中書乳母進新衣笑却之曰吾何事羨觀也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王恂許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畧下至武

經等書從容聽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特侍
經惺者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而待制李謙太常宋衡
尤加咨訪蓋無間也

裕宗辟倪堅訪問古今得失元史

至元二十二年裕宗在東宮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于開元
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
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閣堅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
納賜酒日晏乃罷

論治道

議論治國道理

武王太公論為治說苑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

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
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
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
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
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宣帝論雜霸道前漢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即位八歲太子為人柔仁好
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
譏辭語為罪而誅嘗待燕從容言陛下刑太深宜用儒生宣
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兼之奈何純任德教用
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制度

國家制立法度者

歷代帝王樂制事文類聚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六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大禹治室造井吳越

禹既有天下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維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法度

周成王置節事文類聚

成王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社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曰英蕩畫也

始皇議定名號史記

秦始皇二十六年謂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不過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誅殘則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呂來未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今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趙武靈王變胡服 戰國策

趙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此事之變權甲兵之用
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
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道民便事之教動有
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之節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之業啓胡翟之鄉而
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
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
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
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立於眾
苗而禹禊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

寡人非疑胡服也

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也實者戚焉世有順
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
之王遂胡服

漢世制樂 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
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
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
始四時五行之舞

漢武帝始用樂舞祭祀史記

漢武帝時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
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箏篴瑟自此起

太宗論樂事文類聚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必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仵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仵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唐玄宗制樂事文類聚

玄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激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宋太宗詔親王位宰相下宋史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廣平郡王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等無固讓也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進封許王加中書令上為娶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為夫人因謂宰相曰朕常與諸子今姻偶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理具備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言乞班諸王下詔不允

宋仁宗制樂事文類聚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爰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夏區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忝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

宋神宗制度精緻事文類聚

神宗留意於軍器設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辦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

一卷雜物四卷添修及造弓弩式一十卷

元世祖命秉忠為成憲元史

元世祖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至元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

謹名分

謹守名分不輕與人者

定王不見晉使左傳

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晉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周襄王不許晉隧國師

周襄王十九年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廢狄人狄人遂入周襄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

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馱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灾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

111X
4
30